



三国时期，英雄辈出，一句“吾乃常山赵子龙也”，荡气回肠，豪气冲天，让多少人记住了“常山”这个地名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更迭，“常山”之名，悄然地从中原迁移到了江南，这是世间机缘巧合，还是子龙后裔南迁，一时众说纷纭。据民间百姓传言，西晋“五胡乱华”时期，河北赵地常山郡的子龙后裔为避难，到了会稽郡时称“定阳县”的地方定居下来，繁衍生息，并逐步兴旺起来。由于思念故土，他们开始把居住的区域称作“常山乡”，并日久成俗。史料记载，唐代之前常山县前身“定阳县”和“信安县”内均设有“常山乡”，再慢慢地从“常山乡”变成了“常山县”。不管究竟如何，历史一脉相承，今年恰逢建县1800周年的浙江常山，也是一个人杰地灵、人文璀璨的地方。

东汉建安二十三年（218年），孙权为了巩固政权，控制山越局势，抢占战略要地，从新安县分出濠水之北、千里岗山之南这一部分，单独设立定阳县，由此开启了常山的建治之路。唐咸亨五年（674年），已并入信安的定阳县再度单设，改名常山县，“定阳”一名从此被“常山”所替代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关于常山的历史文字记载，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地理著作《山海经》。据《山海经》之《南山经》记载：“又东三百七十里，曰瞿父之山，无草木，多金玉。”这瞿父之山便是常山县境内的“三衢山”。另据唐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，衢州因“州有三衢山，故取其名”。可以说，自古以来，常山这片土地，便充满了神奇的魅力。

二

常山地处浙、赣、闽、皖四省边际，“一江一驿”的交通优势得天独厚，素有“两浙首站、八省通衢”之称。一江即常山江，位于钱塘江源头，是水陆转运、舟车汇集之地，也

何处心安 慢城常山

□ 叶美峰



是连接南方诸省的重要枢纽，繁华一时，古诗云“日望金川千张帆，夜见沿岸万盏灯”；一驿即草萍驿，是浙西地区最大最知名的官方驿站，每日来往进出者络绎不绝，同时也是战略要地，一旦战事爆发，即为必争之地。

也正因为这独特的区位、独特的山水，常山留下了历代文人墨客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文篇章，这其中，包括有唐代刘长卿，宋代王安石、米芾、范成大、陆游、杨万里、曾几、辛弃疾，明代刘基、王守仁、陆深以及清代查慎行、汤贻汾等。

唐代诗人刘长卿路经常山，寻访友人不遇，写下了一首颇有禅味的《寻常山南溪道士隐居》，将山水景致与悟道感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：

一路经行处，莓苔见履痕。
白云依静渚，芳草闭闲门。
过雨看松色，随山到水源。
溪花与禅意，相对亦忘言。

宋代时期，迎来了常山文化的鼎盛阶段，诗意和浪漫充盈着常山的山山水水。最让人耳熟能详的是曾几的《三衢道中》：

梅子黄时日日晴，
小溪泛尽却山行。
绿阴不减来时路，
添得黄鹂四五声。

短短4句28个字，将三衢道中梅黄杏肥、花香鸟语的场景描绘得跃然纸上，船靠江边，登岸步行，在浓郁的树荫下悠闲穿行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，充满了生活情趣。

在诸多诗人当中，杨万里的常山情缘最为深切，《诚斋集》中与常山有关的诗达25首之多，有招贤渡，有拼楮，有渣滩湾……细细咀嚼之下，别样的常山江水岸风情与船渡文化，让人流连忘返，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，则是《过招贤渡》，真可谓是爱恨一坛招贤酒，聚散一缕是乡愁：

归船旧掠招贤渡，
恶滩横将船阁住。
风吹日炙衣满沙，
姬牵儿啼投酒家。
一生憎杀招贤柳，
一生爱杀招贤酒。
柳曾为我碍归舟，
酒曾为我消诗愁。

宋室南迁，定都临安，常山凭着先天的区位优势、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，成为贤达名士争相迁居的心安之地。这其中，有宋太祖九世孙信安郡王赵希瓚、南宋中兴贤相赵鼎、两朝帝师史学大家范冲、吏部侍郎魏玘、河阳节度使徐幸隆、兵部尚书胡正、尚书右丞樊燮、河东节度使樊湍……

赵鼎以一首《三衢多碧轩》倾吐出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：

平生爱山心不足，
寸碧已复明双眸。
暮年得此幽栖地，
枕上烟岚万叠秋。

后来，赵鼎在海南被秦桧迫害致死，临终之前唯一的请求便是归葬常山。眷恋之地，即为心安之所，一路五千里，历时两月多，赵鼎终于魂归常山青山碧水间，这是赵鼎最后的慰藉，更是常山的荣幸。

三

厚重的历史，积淀了厚重的人文，承载着数千年的阳光雨露，常山这片富饶而肥沃的土地上，孕育出璀璨丰富的风土人情，令人陶醉不已。据统计，常山县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处。

“福也！”“好啊！”

“天地开场，日月同光；今日黄道，鲁班上梁！”“好啊！”

金栋梁、红绸布、大公鸡、银酒壶……这是常山传统的上梁喝彩，工匠师傅与围观亲友一唱一和，掀开了

热热闹闹上大梁的序幕。

家，是心灵的港湾，是心安的天堂。房屋、婚姻作为家的物质支撑和精神载体，倍受百姓重视。千百年来，常山人在建房和婚嫁这两桩人生大事上，流行一套专门的“喝彩”仪式，人们相信，喜庆热烈的“喝彩歌谣”，能够带来家和业兴的美好愿景。2014年11月，“常山喝彩歌谣”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一张金名片。

常山是中国观赏石之乡，奇石文化也是一大亮点。

常山石成名甚早，北宋庄绰《鸡肋编》述其典，南宋杜绾《云林石谱》载其文，明代林有麟《素园石谱》绘其形。宋徽宗赵佶偏爱常山石，或随身把玩，或置放几案，或叠为假山，妙不可言。一时间，常山石怀璧其罪，劳民伤财赋税重，触舫相衔采石忙，唱响了一曲“花石纲”的亡国悲歌。

如果说，宋代“花石纲”是官僚阶层横征暴敛的旧印迹，那么当代“赏石小镇”则是百姓创业创新的新希望。在这里，沧海化桑田的“中国第一枚金钉子”黄泥塘地质剖面、奇巧多姿的“华东第一石林”三衢山、精

灯火阑珊

□ 沈俊峰

今年5月，我签了位于大别山东西溪作家村的入村合同，正式成为村民。6月，我申报的回大别山定点深入生活的项目获中国作协批准。

从大别山到京城，从离开到回归，三四十年的光阴，不过一眨眼的工夫，却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大美年华。梦想，一直像岁月的花朵，飘飘洒洒，如灯似火，引领我燃烧的激情，一路追梦。

一

青葱少年，谁不心野呢？满脑子的诗和远方。做梦都想着离开偏僻的大山，离开家，像一只鹰，远走高飞，自由自在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灿烂和辉煌。却没想到，刚刚起飞，就折了翅膀。

大别山腹地霍山县境内，有七八家三线厂。靠山、分散、隐蔽，一条巴掌大的山沟，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。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。

它不是城市，没有高楼大厦、红绿灯、饭店、电影院、公交车……职

工和家属住于打垒土房或低矮砖房，两层小楼是最高档的住宅，十天半月能在灯光球场看一场露天电影。周末清晨，几辆大客车朝发夕回，送职工去省城购物。大客车经常停在文联大院门口，所以一位住文联大院的老作家后来问我，你就是那个厂的吗？接着用文学的语言，描述一番大包小包的匆忙和艰难。

几千号人20多年朝夕相处，很像是一个庞大的生产队，但绝不是农村，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穿工作服，挣工资，生活要比当地农民好得多。但那确实又是农村，抬头见山，低头是崎岖的山路，职工在房前屋后开垦出一块块巴掌大的菜地，还养了鸡鸭。没有三线生活的历练，绝难有那种独特的体验。

我在军工厂长大。成长的欣喜，也堆积了出路的焦虑。幸运的是，恢复高考为我打开了梦想的天窗。1979年，正赶上初中毕业，没及多想就报考了中专，却被一家军工厂和某校联合的技工班误录，只得重新投档，最后进了县师范学校。

等待转校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我陷入莫名的苦闷和彷徨，或许那就是人们常说的青春病吧。本来梦想着成为一只鹰，折腾了半天，原来还是一只跳来跳去的小麻雀，那真是要多灰心有多灰心。

也就是在那时，痛苦的心灵有了电光石火般的化学反应，缪斯女神从天而降，伸出了拯救的双手。文学，让我的远方变得更远了。

二

师范毕业，去子弟学校当了一个“孩子王”。

教完课，面对万千大山和沉沉夜空，心如白纸。远方在哪里呢？一颗青春的心，与青山同寂寞，和天空共孤独，却又是那么的躁动不安，渴望着游走和飞翔。

唯一的寄托，是文学的世界，支撑起一个多个多雾的雨天。小镇上的新华书店和邮电所，每个周末都会去一

趟，买几本书或杂志。三四十里之外的县城有几个文学青年，不知怎么就认识了，于是成立了小南岳文学社。

毕竟是县城，比工厂好多了，偶尔有编辑、作家去游历讲课。得知了消息便骑车去，有时能赶上，有时赶不上，片言只语的启示，懵里懵懂的理论，都让人兴奋。能悄悄做自己的梦，无论如何都是幸福的。

而立之年，终于拖家带口离开了大山，调进了省城。没有了重重山峦，眼前顿觉开阔一片，天空被高楼大厦撑得高远碧蓝。有期刊社招人，立马报考，宁愿砸了铁饭碗，也要放飞狂野的梦。能光明正大做自己的梦，更是幸福的。那10多年，我成了一条快乐的鱼，组稿、写稿，遨游在梦想的海洋。

没有改革开放，如何能圆我的记者梦？出人意料的是，在我进城没几年，军工厂都调整搬迁进了城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经济建设。

个人的命运似乎永远也离不开时代的潮汐。

后来，孩子来北京读书，我们也跟到北京，工作，陪读。我在一家党报做编辑记者，10多年间，参与过奥运会、全国两会和中宣部组织的多次重大报道和采访，写了近百万字的稿件，有的作品获奖，有的作品受到中纪委、中宣部等有关领导的批示。

圆了记者梦，却轻了文学梦，那么，该好好地圆一把文学梦了。

三

霍山，是我成长的地方，第二故乡。生活在那里的时候，对脚下的山水并不了解，离开了，思念成了主题，细细打量，才知道那里是西山文化的核心区域，是文化的宝库。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美绝伦的中国观赏石博览园、绵延十里的观赏石展示展销长廊……一一尽情绽放，犹如美丽的盛世园林。

说到常山，“常山三宝”不可不知。常山先后被评为中国常山胡柚之乡、中国食用菌之乡、中国油茶之乡。常山胡柚、食用菌和山茶油等三大农特产品身上的绿色保健标签，正在被国际国内市场所广泛接受和认可，深度印证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常山人真的好福气！

四

云根欲断溪回处，浪出常山几片花。

常山的绿，让人深深沉醉，常山的慢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小县大手笔，慢城快节奏。2017年，常山县正式跻身国际慢城联盟成员，成为中国第七个国际慢城；入围全国百佳“深呼吸小城”，今年更是荣获全国百佳“深呼吸小城”十佳示范城市称号；梦之岛、三衢湖、渣滩湾湿地、梅树底风景区、赛得健康小镇等一批休闲项目争相较劲；全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、中国皮划艇巡回赛等活动赛事方兴未艾；危旧房改造、“厕所革命”、“孝老之城”建设、“常山阿姨”保姆培训与推介，一项项暖民心、惠民生的务实举措不断推进，让人心安踏实……一幅“特富美安”的慢城大花园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走遍九州思慢城，此心安处在常山。走进慢城常山，你会忘了时光的流逝，你会觉得心灵找到了归宿。在舒适静谧的时光中，与内心对话，与山水共欢……

何处心安，慢城常山；常来常往，山水相伴。这是一个让人“深呼吸、放下心、享轻松”的地方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常山县委书记）



手电筒，这个东西

□ 孙志强

手电筒，本来就是个移动的照明工具，没有多少话要说。但大学同学提出了这个话题，说“有些人手电筒光照别人，不照自己”。言外之意，工作或者生活中手电筒的问题还是可以聊聊的。

在我们身边，的确从领导到下属，拿着“手电筒”照别人的事情时有发生。领导对下属高标准严要求，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；下属只抱怨领导不赏识和不重用自己，却从来不知道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够；看别人的缺点叠加效应，看自己的优点晕轮效应；对别人要求多要求高，满足不了就认为对方不够意思；对别人的要求不回应、找借口，抱怨对方事多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，不愿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建议；等等。

拿着“手电筒”照别人的形式多样，但本质上都是对自己和他人两个标准，或者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人，即对人马列主义，对自己自由主义。结果就是，对他人总是不满意。这既不利于团队的和谐，也不利于自己的成长和工作的开展。

拿“手电筒”只照他人，不照自己，原因可能很复杂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。大致有这样几种心理：特权、优越、自负、自卑、自私等等。不管怎样分析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即这些人对自己的缺点或短板是心知肚明的。只是想通过“贬低”或者要求他人来遮掩自己的“脆弱”。这样做实际上很没意思，谁的品质或能力怎样，每个人也是心知肚明的。你说呢？

因此，在这里所说的手电筒，包含两层意思：一个是作为标准，对谁都应该是“一把尺子”，对己对人要一视同仁。不搞双重标准，决不厚此薄彼。一个是作为手段，既对别人，也对自己。

时常地用“手电筒”照照自己，照照别人，目的就是完善自己。这没有什么坏处。

